

所部進圍蜀軍於涿鄉(今湖北宜昌西)，切斷了蜀軍的退路。潘璋所部猛攻蜀軍馮習部，大破之。諸葛瑾、駱統、周胤諸部配合陸遜的主力在猇亭向蜀軍發起攻擊。守禦夷道的孫桓部也主動出擊、投入戰鬥。吳軍進展順利，很快就攻破蜀軍營寨40餘座，並且用水軍截斷了蜀軍長江兩岸的聯繫。蜀軍將領張南、馮習及土著部族首領沙摩柯等陣亡，杜路、劉寧等卸甲投降。劉備見全線崩潰，逃往夷陵西北馬鞍山，命蜀軍環山據險自衛。陸遜集中兵力，四面圍攻，又殲滅蜀軍數萬之眾。至此，蜀軍潰不成軍，大部死傷和逃散，車、船和其他軍用物資喪失殆盡。劉備乘夜突圍逃遁，行至石門山(今湖北巴東東北)，被吳將孫桓部追逼，幾乎被擒，衛戍將軍傅彤等被殺。後依賴驛站人員焚燒潰兵所棄的裝備堵塞山道，才得以擺脫追兵，逃入永安城(又叫白帝城，今四川奉節東)。劉備逃到白帝城後，吳將潘璋、徐盛等人都主張乘勝追擊，擴大戰果。陸遜顧忌曹魏方面乘機渾水摸魚、襲擊後方，遂停止追擊，主動撤兵。九月，曹魏果然攻吳，但因陸遜早有準備，魏軍終於無功而返。次年四月，劉備惱羞於夷陵慘敗，一病不起，亡故於白帝城。夷陵之戰就這樣結束，劉備的蜀漢烈帝兩年也玩完。至於他是否無面目見江東父老，而不敢返回首府成都？只是筆者推測，並無史料依據。

註：由於資料都是來自網上，本人手上並無任何參考書籍，有勞編輯及國輝兄修改指正，如果認為內容冗長及有商榷之處，當然可以大幅度刪改，而無需小弟同意。“白帝城懷古”文中提到的人物黃承彥，劉禪，關羽張飛諸葛瞻等，以後小弟亦有興趣表達拙見。

三藩市培正同學會 SFPCAA

San Francisco Pui Ching Alumni Association
P.O. Box 33-0083, San Francisco, CA 94133-0083

地址更改:

中文姓名: _____ 英文姓名: _____

年級: _____ 社名: _____ 電郵地址: _____

地址: _____

電話: _____ 手提電話: _____

會費(2014) S20 : \$ _____

通訊捐助 : \$ _____

獎學金捐助 : \$ _____

合共 : \$ _____ 支票抬頭請寫: SFPCAA

火車穿越塞拉·內華達

孫必興 1957輝社

據匡社常廣原兄稱，火車穿過塞拉·內華達 (Sierra Nevada) 的景物比I-80公路沿途風景別有一番風味。今秋11月趁旅遊淡季，輝社同窗約定一行五人前往親歷其境。我們當日早上在東灣列治文 (Richmond) 乘坐Amtrak火車向里諾 (Reno) 目的地出發。此行我認為沙加緬度 (Sacramento) 和里諾之間的一段路程是最壯觀和詳實。沿途我們不僅目睹秋山紅葉、蒼松參天、雪蓋山尖和河水縈迴的美景，而且有機會坐在觀光車廂內聆聽兩位加州鐵路博物館派來的講解員述說這段鐵路和移民的歷史。回程時他們還給我提供一些有關的參考材料。以下三段故事來自兩位講解員：

華工貢獻

1863年初，沙加緬度東段鐵路是由中央太平洋鐵路公司承包修築。工程一開始便面對許多艱難的問題，特別是從科爾法克斯 (Colfax) 到達7000英尺唐納通 (Donner Pass) 的一段都是在崇山峻嶺中穿行，必須建設50座橋樑和10多條隧道。施工條件極為艱苦，開工沒多久，幾百名工人偷偷溜走，加入到淘金的行列中，緩慢的進度促使承包商面臨破產的危機。那時承包商開始考慮僱用華工，但工地的負責人認為華工體力單薄，個子矮小，根本缺乏能力參加這麼艱苦的工作。最後承包商創辦人查爾斯·克羅克 (Charles Crocker) 的話一槌定音：能修建萬里長城的民族，當然也能修鐵路。果然第一批華工，雖然各個看上去矮小單薄，但工作起來卻能吃苦耐勞，神勇無比。華工不像白種工人那樣自由散漫，愛酗酒鬧事。相反，他們循規守紀，頭腦靈活，很多工作一學就會。到1868年夏鐵路完成前，4000名工人中，三分之二都是華工。

在建路期間，華工使用從祖國帶來的技巧，征服不少懸崖工程。為了從山崖峭壁岩石上劈出一條雙軌寬的路基和隧道，華工把自己拴在吊籃裡，從山頂上用繩索吊下去，在半空中鑿壁填塞火藥，點火後再往上拉，有時火藥性能不穩或者繩索磨斷而葬身崖底。還有該地區經常遭遇暴風雪，但華工仍在深深的積雪中繼續不停地開掘路基，鋪設鐵軌，有時甚至整個營地遭遇雪崩而被掩埋，據一項統計，約有1000名華工死在這裡。

除了惡劣的工作環境，華工還受到別人歧視。他們付出了巨大的犧牲，拿的錢卻比白種工人少。鐵路公司每月付給白種工人35美元，還提供食宿，付給華工的卻只有26美元，還不供食宿。想起華工們不顧生命危險、刻苦耐勞的精神，實在值得我們後人敬佩。

火車擱淺

1952年1月13日，一部南太平洋公司(SP)運營的超等豪華火車No. 101 在離唐納通西部20英里撞向10-18英尺的雪崩，引致列車全部停頓。車內乘客及服務員共計226人，加上一批供給當時韓戰需用軍械品。起初在舒適的車廂內，沒有任何人表現出恐慌的跡象，大家都認為在短暫時間內，等待雪崩被鏟掉後可繼續旅程。然而，經過24小時後，乘客放任的態度慢慢地轉向憤怒。在速度超過90英里的暴風下，看見冷若冰霜窗外積雪聳立20-30

英尺，許多人擔心只是時間問題，另一個雪崩可能會推整部行列車進入陡峭的山溝。次日，經30小時後的磨難還看不到救援，柴油供應開始耗盡，食品需要配給，還有水凍結在管道引致廁所堵塞。當電源耗盡，乘客車廂被拋進一個寒冷、陰森恐怖狀態下。

在暴風雪肆虐狀態下，SP的救援列車慢慢從東西兩方走向滯留的No.101，一列火車載上狗拉雪橇隊，另一卡車運載過雪軌道車輛。有時在暴雪中稍平靜短暫，海岸警衛隊的直升機亦投下醫療用品和食物。不幸在施救期中，有兩名救援人員意外死亡。1月16日當暴風雪開始平息，救援各方全力以赴衝到No.101營救。寒冷和疲憊的乘客沿軌道步履蹣跚而病弱乘客也被擔架攜帶逃到安全。經過三天的考驗，所有226名乘客和服務人員幸存下來，可說是奇蹟。

1952年1月唐納通積雪達26英尺深創新紀錄，加上這次火車大營救罕見事件，都成為當時國內頭條新聞。

唐納之隊 (Donner Party)

1846年4月，一隊近90人的移民隊伍乘著一列馬車隊離開伊利諾州的斯普林菲爾德 (Springfield, Illinois)，向加州進發。這支隊伍由雅各和喬治·唐納 (Jacob & George Donner) 兄弟兩人帶隊，他們一開始走的是常規往加州路線，直到懷俄明州的布里傑堡 (Fort Bridger, Wyoming)。從那裡開始，他們聽信一位名叫蘭斯福德·黑斯廷斯 (Lansford Hastings) 嚮導的說法，決定嘗試一條新的、更快的黑斯廷斯捷徑 (Hastings Cutoff) 橫跨猶他州和內華達州。其實這條捷徑黑斯廷斯本人亦從未乘馬車走過。再者捷徑需求馬車穿越猶他州崎嶇的瓦薩奇 (Wasatch) 山脈和大鹽湖沙漠，導致一部份車、馬、牛的損失，迫使移民隊不得不從厚密的叢林和亂石地中開闢出一條新路來，造成隊員之間嚴重分歧。

這條黑斯廷斯捷徑不僅大大減緩隊伍行程進度，反而耗費了很多天寶貴的時間。10月16日，移民隊終於到達里諾，在此他們決定一個短暫的休息及補充糧食後才動身翻越內華達山嶺前往加州。10月28日，不料一場大雪阻住了山路，81名移民發現自己被困在嚴寒的特拉基湖 (Truckee Lake) 東部，他們草草在幾英里內建造了簡陋的棚子和帳篷來過活，有限的糧食也隨日子慢慢耗盡。其中一組15人試圖在12月中旬穿著自製的雪鞋企圖翻越內華達山嶺，但在途中失去了方向感，導致一部分隊員死於飢餓和寒冷。30多天後，只有7名生還者迷入了一印第安人營地。其他困在特拉基湖的66人只好蠶食野生動物，甚至包括死者的遺體以求苟活。

營救終於來到，翌年2月至4月，一連四組救援隊在天氣惡劣狀態下到達特拉基湖營地救回38名生還者，救援終於結束，前後兩組生還者總數共45人。他們最後抵達加州目的地沙加緬度山谷 (Sacramento Valley)。

“唐納之隊”的故事之後成了人人談虎色變的禁忌，也是加州歷史和西部遷移紀錄最慘烈的悲劇，為了紀念此段故事，特拉基湖後易名為今日的唐納湖 (Donner Lake)。

雲雨巫山枉斷腸

鄭國輝 1957輝社

唐玄宗天寶七年(公元七四八年)興慶宮內沉香亭畔牡丹怒放。這是很難得的花團錦簇機緣。明皇李隆基和貴妃楊玉環雖年紀懸殊，輩份可作父女，都是藝術天才，共同追逐純美的人生，可謂志同道合。明皇是作曲家，為此景象譜了新調；貴妃是舞蹈家，特創霓裳羽衣舞，並操練一班宮女作歌舞。缺少的只是配合此新樂章的歌詞。李白是當時名貫遐邇，首屈一指的詩人，於是被召入宮作此清平調，這對詩人身份確實有點藐視和委屈。李白才高八斗，並不淪於六朝文學寫奢華尊貴的官廷生活的臺閣體，援筆立就措詞簡賅，立意清新，且可以入樂的七絕句三首：

『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
若非群玉山頭見，會向瑤台月下逢。』

一枝紅艷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
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妝。

名花傾國兩相歡，常得君王帶笑看。
解釋春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欄杆。』

誰知第二首詩是李白惹禍的根源！

從這『清平調』整體來看，李白將牡丹花和美人融化為一體。美人如玉，花似美女，雲裳和花容互相輝映，無甚的嬌艷，何等的華貴，加上帝情愛悅，生活歡娛已臻極端。明皇和貴妃間神仙般生活，還有甚麼餘憾呢？環繞着他們的是爭紅吐艷的牡丹。沉香亭畔彷彿就是瑤台仙境。這是彩筆濃墨畫下了的享樂圖，被李白這詩輕輕點綴，已從畫卷走出來，活生生地顯露着我們的目前。這詩是文學中的精品。

李白恃才傲物，意氣風發。入宮時命高力士替他脫鞋斟酒。這是明皇最寵信的宦官。權勢炙手可熱，環繞着他的人，奉承還不及，怎知卻被李白無意得罪了。貴妃初讀此詩，心中大喜。她自知天賦傾城之貌，只是稍嫌豐滿點。李白將他擬作瑤台上的牡丹，且用漢朝大美人趙飛燕相比，豈不是將她的缺點輕輕抹煞了嗎？飛燕是身段苗條，體態輕盈的少女。高力士候機冷冷對貴妃說：『趙飛燕私通燕赤鳳，李白以她相比，對貴妃甚是不敬』這句刺中貴妃心病。因為她和范陽節度使安祿山有曖昧行為。貴妃勃然大怒，對明皇說：『白乃輕薄文人，不可大用』於是李白被遣出，永不錄用。

李白此詩寫了浸淫藝術，放浪形骸的人生，但此逸樂不能持續長久。

七年後天寶十四年(公元七五五年),安史之亂爆發,將聲勢煊赫的大唐帝國,扯入兵連禍結的敗亡路線,也將昇平盛世的中華推進苦難重重的深淵。李白第二首詩未必蓄意對貴妃私隱有所諷刺。但對變生俄傾的不可避免便隱含在第二句:『雲雨巫山枉斷腸』。它似乎暗示着『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

李白用了『雲雨巫山』一典,源出於宋玉的高唐賦。宋玉是寫山水的開路先鋒。他描繪高唐亦即巫峽的風光,和今天遊客見到的,沒有多大異樣:巨石轟天,百谷震雷的雄烈;長江流經處的神奇,『登巉巖而下望,臨大坻之畜水,遇天雨之新霽,觀百谷之俱集。漚洶洶其無聲(水暴至,波浪騰湧情況),潰淡淡而並入(水相交而平滿安然續流)』;松聲虛聞,纖條悲鳴的清幽,(令我聯想到『空山松子落』的靜寂境界。)木榮葩華,煌煒奪目般松柏植被的明華亮麗……而這一切山水之神靈,韻味全產生於楚襄王和巫山神女幽會的一夢。神女有溫潤之玉顏,精朗炯然之雙瞳,聯娟飛揚之蛾眉,丹紅如櫻桃之唇,釀實素質之身段……這不可抗拒的魅力令楚襄王神魂顛倒。巫峽山水令人心動神馳全是因為神女現身於空中蕩漾的虛無縹緲中。然而楚襄王會神女全是夢境,所有依戀懸念也不是真的,於是『雲雨巫山枉斷腸』。『枉斷腸』乃畫龍點睛之筆。那牽腸掛肚也是徒然。『巫山雲雨』亦即是巫峽風景也成了水月鏡花。清平調加上『雲雨巫山枉斷腸』一句是給沉香亭畔的享樂一當頭棒喝。已種下『春風無限恨』的遠因。今日的『君王帶笑看』也是很短暫的。第二首詩深寓諷刺的不是『可憐飛燕倚新妝』,乃是『雲雨巫山枉斷腸』。

巫峽東起湖北省巴東縣官渡口,西至重慶市巫山縣大寧河口,全長四十五公里。巫山山脈位於鄂渝交界區,北與大巴山相連,呈東北走向西南。長江由西向東橫切巫山背斜,出現了四十五里巫峽。由於巫山是我國著名暴風雨區之一,雨量多,又是石灰岩地區,在長期風雨侵蝕和河川深割之下,形成了峽長谷深,奇峰突兀,層巒疊嶂,雲騰霧繞,風雨淒迷,江流曲折,百轉千回。要體驗神會這巫山雲雨奇景,定要徒步其中,慢慢地呼吸其清新,目染其秀麗。任何遊艇,都是『輕舟已過萬重山』,巫峽在一瞬間已消失在目前,『雲雨巫山枉斷腸』,徒乎奈何而已。輝社同學坐的『黃金二號』,選擇過三峽的時間甚差。西陵峽已在深夜全部走失,我和張錦坡相約,在凌晨四時半在船頂甲板相會。彼時除我們二人外,再沒有別的旅客。冷清清的,加上寒風拂面,幸好有一檔口免費供應熱咖啡。天尚未亮,船邊景物,隱隱約約地在身邊渡過。我深知這是氣勢崢嶸,姿態多彩的巫山十二峰。不知有幾許峰就這樣寂寞地溜掉。不久,魯德華、霍秀森二位女同學出現了。我們觀景不得,只好改作手持熱咖啡一杯叙舊。在這巫峽急流中,繁星覆蓋下,月華映照內在撫今追昔,亦是人生難逢的機會。

我多麼渴望能看到湖北省和重慶市的分界線神龍溪,這也是三國時代吳和蜀的邊緣。它就在集仙峰腳下。集仙峰分兩主峰,呈剪刀狀,直插雲天。繞山而行的巫山棧道有一凹入的山洞,洞上的山壁筆直陡峭,四周的岩石呈黃色,洞有二十公尺深,不足一百公尺寬,也是從前在此劃分四川和湖北二省的黃崖窩,是民國時代土匪經常出沒的地方。傳說三國時夷陵大戰,陸遜窮追突狼奔的蜀師曾屯兵於附近。在集仙峰下臨江的絕壁上,有一塊平整光滑的白色凹形石壁,像一塊巨大的石碑,傳說上面曾有諸葛亮的題刻,所以叫做孔明碑。東吳大將陸遜至此,讀罷碑文,感動不已,便下令退兵。遺憾地這段奇異,富歷史意味的景物,在黑夜中消弭於無形。

船在黎明時過神女峰,這是十二峰中唯一被看得清晰的。神女峰位於巫山縣城東約十五公里處的大江北岸。在青峰雲霞中一根巨石突屹聳立。好似一亭亭玉立,默默含情的少女。巫山多雨霧,峰頂常為煙雲繚繞,那人形石柱宛若披上一層薄紗,嫵媚地迎送朝晚的霞彩,所以此峰又稱望霞峰。神女是仙宮王母娘的小女兒瑤姬。三峽內本有十二條惡龍興風作浪,遺害農耕。瑤姬率領眾姊妹下凡,斬掉惡龍,並助大禹疏通三峽河道,消除水患,為民去禍。眾仙女滯留在長江,化成十二峰分別守護在巫峽兩岸。神女峰是瑤姬幻化。大壩建成,水位提升,巫峽似乎影響不太大。巫山雲雨,雖被截斷,神女仍無恙。這天真的神女大異於夢會襄王的風情萬千少婦。

巫山縣城位於幽深挺秀的巫峽西口,長江與大寧河交匯處的北岸,是重慶市最東的縣城。城邊江面遼闊,潮汛期在此看水極為壯觀。遊船在縣城停靠有三小時,並沒有觀光縣城,是轉乘小船遊小三峽和小小三峽。此時此際,巫峽已全部渡過。杜甫有一七律寫遊巫峽時的感慨叢生:

『玉露凋傷楓樹林,巫山巫峽氣蕭深。
江間波浪兼天湧,塞上風雲接地陰。
叢菊兩開他日淚,孤舟一繫故園心。
寒衣處處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這次和輝社同學船遊三峽,差強人意。沿江很多景點,我沒有機會一睹或重見。但和同學們一起生活,是很珍貴的經驗。也許輝社同學感情與時日俱增是因為多次集體旅行。中共開國元帥陳毅寫了一首過巫峽的七言絕句,庶幾可以表達此意:

『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
取次花叢懶回顧,半緣修道半緣君。』